

民間集成



—— 鼓浪嶼區文化館編 ——

鼓浪嶼民間集成小組編 蔡文田編輯

“同姓兵”

杨子秀

郑成功这位民族英雄，大家都知道，郑成功尊称“国姓爷”，老一辈也会知道；国姓兵是国姓爷的兵，那就不在话下，可明末清初，闽台海峡有一种海贝，同名“同姓兵”，听说过没有？提起来话长。

鼓浪屿的康泰埕，古时候周围海湾，一统滩涂，遍产海贝“公大”，地名便叫“公大湾”，后来才谐音雅化今天的称呼。

那时当地渔民船夫，常捡“公大”养鸭，于是有人出了“公大湾大公抓公大”上联求对。过了很久，才有人对上“火烧街烧火喊火烧”下联。联对中的“火烧街”，也是厦门地名，而“大公”是舵工，“烧火”是厨夫，均为厦门方言俗称。

莫道对联是闲话，不能少说。子夏因为上联传到驻军鼓浪屿的郑成功耳里，国姓爷才叫公代湾看公大能不能给人吃。一查，发现一种比公大产大产量多，贝壳美，贝肉鲜的海贝，便叫士兵捡来佐餐。这种海贝，不仅味道好，而且营养丰富，士兵们吃了，个个体壮力强，打仗时能以一当十，二万五千师苦于二十五万大军。因此，人们把这种海贝，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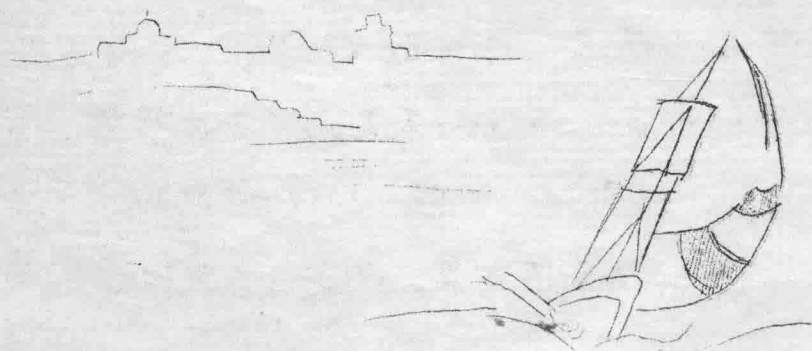
与郑氏同姓兵昔量齐观，也叫它为“同姓兵”。

说来也怪，郑成功出师离鼓往台，公大湾的“同姓兵”海贝绝迹了，它却在台湾海难出现。有人说这不算怪；同姓兵前身既是神鲲，这大鱼游到哪里，“同姓兵”这小海贝，当然就跟到哪里嘛！

“兵马未动，粮秣先行。”这小海贝走在大军的前头，让郑成功士兵一斗台湾，就可再度尝新。

当年有一首歌：“小海贝，真灵通，明大义，助郑王，供养士兵身体好，雄纠纠，气昂昂。小海贝，随郑王，征台湾，再立功，赢得‘同姓兵’称号，垂青史，百世芳！”

名噪一时的“同姓兵”海贝，今天看不斗了，但它的贝壳还散落在海峡两岸的滩涂中。台湾同胞来鼓浪屿康泰岙海边，也许能找斗；大陆人们有去台湾海边，也许能检来。请留意，“同姓兵”贝壳有红色斑纹，因为它被红硃笔题名金榜。



地方掌故 鼓浪屿虎巷

退休老师：叶更新

以海上花园名闻中外的鼓浪屿，面积不到二平方公里，既无崇山峻岭，茂林修竹，又无虎穴，焉有虎巷？既有虎巷，顾名思义，必定是老虎棲身出没的地方，那么这条虎巷到底在哪里呢？

据传 1916 年农历四月十六夜，玉兔已西沉，金乌未东升，人们尚在黑甜乡美梦之时，一只吊睛白额大虫从南太武山三多海菴后，向港仔后上岸，行至岩仔脚（即日光岩下永春路一条巷口），见东方已呈鱼肚白，天将拂曙，想找个藏身之处，急匆匆窜入巷内左侧一条宽约四十厘米黝黯小巷蹑进去（即现在虎巷门牌 15 号对面 10 号、12 号中间不足十米长的狭巷）这只庞然大物被两旁墙壁紧紧夹住，头朝巷底，进无路，退无步，既不能跳跃，且无法移动，纵有负隅之势，亦无用武之地，黎明，附近居民发现，走报工部局，三名印度巡捕荷枪实弹，赶到现场，爬上屋顶，朝下射击，可怜这只倒霉的山君，登时殒命。

从那时起，这条从永春路旁入口到中华路 21 号、23 号中间出口约百米长的小巷就命名为虎巷了。

林巧稚医生的故事

蔡文田

巧手织钩线 学医非偶然

林巧稚大夫自小聪明伶俐，性格倔强，心灵手巧，她想做的事，非下苦功学成不可。小时候，一件偶然的事，滋生她学医的冀望。

那是林巧稚在厦门鼓浪屿完成了女子师范学校的最后学业时。夏日的一个上午，海潮稍许平息，它的热情，教室一时无声，同学们正在做手工课，林巧稚也专心致志地钩织一个图案。老师在她身旁已经驻足好久，她竟未察觉。

"手很灵巧呀！当个大夫倒挺合适。"老师脱口而出。林巧稚有些羞赧，脸上泛起了少女的红暈，年轻的心为之一动是啊！当大夫！老师的话是有分量的，她回家后不住地编，不停地钩，终于织成了一条图案美观，风格别致的桌巾。她决定创一下从医的路。

路遇送丧人 立下学医志

一九一四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和煦的阳光照耀着美丽的鼓浪屿笔架山麓，这时，林巧稚刚放学回家，走半路上，她忽然听到前面传来一阵悲恸的男子哭声，伴随着参差不齐的锣鼓，唢呐声，她走上前一看：一个身上穿着白衣，腰里扎着一条草绳的中年男子，满脸泪痕，怀里还抱着一个用白布裹

着的婴儿，跟在一副棺材后面。林巧稚心里一阵纳闷，就问身旁的几位大嫂大婶。可大家默然无言。后来她又问一位老大娘，大娘一边擦眼泪，一边抚摸着小巧稚的头说：“小姑娘，那孩子命苦哟，刚生下来，母亲就难产死了。”“难产，什么叫难产”，小巧稚一定要打破沙锅问到底。

老大娘望着小巧稚那水汪汪的聪明大眼，告诉她：“这道理呀，接生手艺差，家务命更苦，生个小孩不容易，有时不顺产，母子生命都归天哪！”小巧稚似乎听懂了什么，立即向大娘鞠个躬，飞也似地往笔架山跑，她佇立山上，望着那远去的出殡队，两只小手握得紧紧的……

第二天，平时沉默寡言的小巧稚向同学们讲起了昨天目睹到的事儿。打那以后，林巧稚在言行谈吐中，经常讲到她长大一定要当医生，为拯救中国妇女和孩子的灾难而奋斗。

这一件事在她幼小的心灵里刻下的烙印是很深的，难怪一九五二年九月十七日，林大夫在《人民日报》发表一篇题为“打开‘协和’窗户看祖国”文章中提到“我怀着‘不为良相，当为良医’的愿望以及对‘协和’的羡慕，不顾一切困难，离开了家乡福建，考进‘协和’。这也许是林大夫从小立下从医志的启蒙吧！”

金带水

厦门港的海水和九龙江的江水，交江在鼓浪屿背后。人们对这分不清咸与淡，江或海的水域，来个“港仔后”的泛泛的称呼。其实，它有个“金带水”的美名。

金带水说来源远流长，可以追溯到南宋末年。

南宋最后的一位小皇帝，当京城临安（今杭州）被元兵攻陷时，在一个姓陆的宰相救驾下，和一些随从，逃出皇宫，逃出帝都，跋涉来到福建。他的御舟渡到九龙江下游终点的鼓浪屿后，遇九龙江的九条龙还在翻浪作波，皇帝船被掀得七下起落，左右颠簸，看来连船带人将去向水晶宫海龙王报斗。小皇帝见势不妙，心里一急，急生一个从宫女曾经说过用黄金镇邪的办法，急忙解下镶有黄金的腰带，投入水中，瞬间浪平波静了。在鼓浪屿两岸观看的人们，为小皇帝庆幸，高呼万岁。从此，鼓浪屿对岸那小屿，就叫“嵩屿”；鼓浪屿背后这水域，就叫“金带水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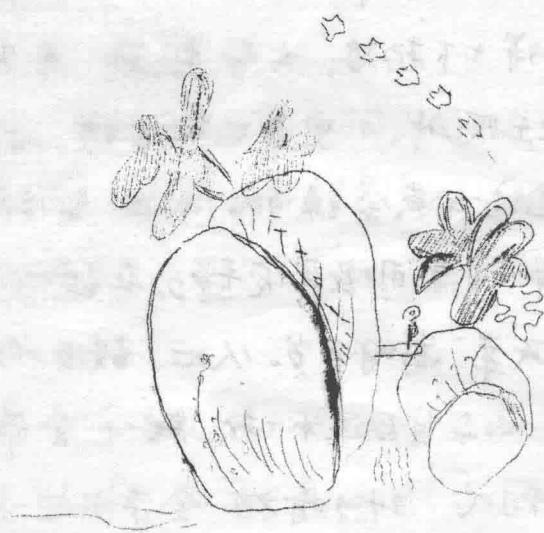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两个朝代，到了清初，金带水还是金带水，不过又多了一个谐音异义的别号：金台水。

金台水名称的由来是这样的：当时人们站在鼓浪屿笔架山观采石，看到金带水，波光跃金，流向金门，通向台湾，看到郑成功的水师，乘风破浪，横渡海峡，顺着

金带水，从金门叫台湾，与星把这条通往金门、台湾的水，叫金台水了。

"望穿金带水，看不叫台湾，荷兰洋鬼子，霸占阿里山。同姓爷，不怕难，出兵过海去台湾，驱逐洋鬼子，还我好河山。金带水哪通金台，金台水哪流潺潺！"这首当年流传的歌谣，从郑成功出兵师唱起，唱到光复台湾；日本取代荷兰占领台湾时还在唱，又唱到台湾再度回归祖国。

——杨子智——



鸡母山的传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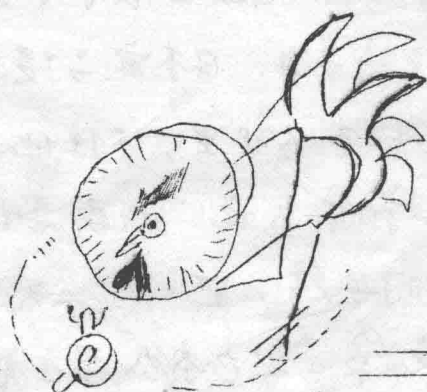
鼓浪屿笔山小学 张悦青

大概是1982年，那时候我爷爷张镇生已70有余了。那是一个早上，我已用蜡笔在纸上乱涂，嘴里还念：“我画日光岩，我画鸡母山。”我爷爷听到这儿，便把我搂在怀里说：“孩子，我为你讲个‘鸡母山传说’的故事吧。我高兴地喊起来：‘爷爷讲故事啰，爷爷讲故事啰。’他停了一会儿，就娓娓地说了起来。

在很早以前，咱这儿根本没有鸡母山，那是一个光秃秃的地方，过了许多年，日本鬼子侵占了我们鼓浪屿。有一天，一个汉奸走到日本人那里，不住地点头哈腰，象一个哈巴狗样。他对日本人说：“太君，告诉你个好消息，这鼓浪屿有一只神奇的母鸡，它每天三天能下四只蛋，那太君听哈哈大笑起来：‘这乃本太君之福也，来人啊，给我把那只母鸡捉来为本太君下蛋。’几个日本兵立刻双脚并拢，喊了声：“嗨”这时，这只母鸡正在为乡亲王大娘下蛋，它一转眼发现日本兵，连忙“扑扑扑”地飞了起来。日本兵一看，恶狠狠地：“巴格牙鲁，老子活的捉不到，捉死的。”说罢，便端起钢枪瞄准母鸡，“叭”枪响了，正中母鸡的嘴，这只母鸡悲痛高飞，它本想飞到日光岩，可是力气不足，摔了下来……

日本鬼子被打倒，人们想起了这只母鸡，便四处寻找。忽然，一个乡亲叫了起来：“啊，这不是那只母鸡吗，怎么变成石头了。大家也跟着叫了起来：“母鸡变成石头了。”

相传在母鸡变成石头那天，它曾向鼓浪屿乡亲们“喔喔喔”地叫了三声。



仙 脚 桶

古时候，仙人下凡，要选尘，洗脚，就得有洗脚盆，厦门人叫“脚桶”。仙是人变的才叫仙人。仙人，仙人，原在人间，一上天，空空虚虚，很感寂寞，喜欢人间热闹，常来世上，到处悠哉游哉，足进支遍各地，到处洗水洗脚，留下许多仙脚桶。鼓浪屿也有一个仙脚桶，它在日光岩顶八卦亭边的石坡，其中一个地方凹下大如桌面，盛水可浸满脚背的深浅。

仙脚桶用水哪里来呢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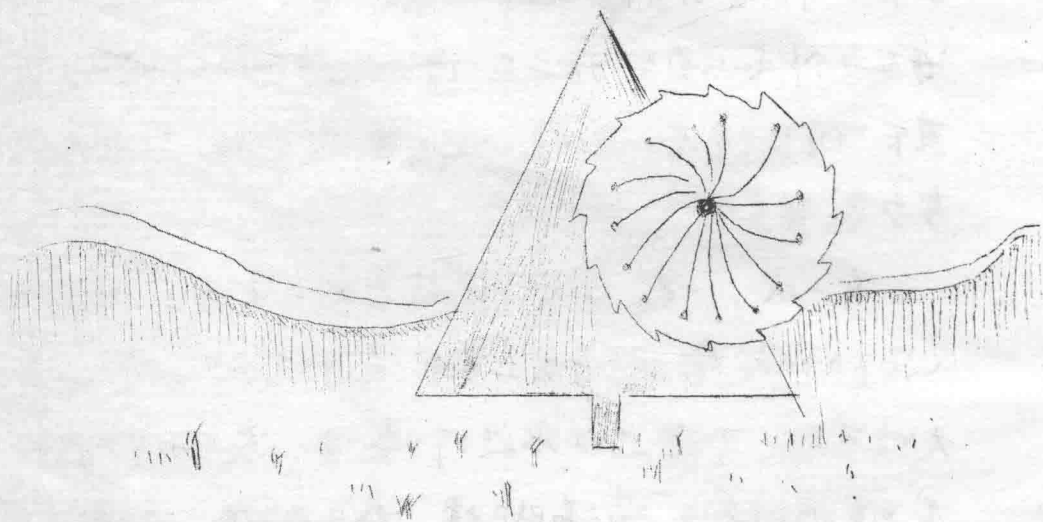
日光岩不也叫龙头山吗？既有龙头，便有龙喉，龙喉就是龙头颌颌——岩门右旁的一个洞穴。洞穴直通山下，横贯龙头路地下，叫了海口，深入海底。这样海龙子伸起颈子，张开龙喉，吞吐海水，顷刻飞流直上直下，何止千尺；这样，仙人洗脚用水，向海龙主要，要多少就有多少。

有一次，一群仙人，云游来叫日光岩上，用上先前仙人留下的脚桶，向海龙王要水洗手洗脚。海龙王遵命大吐其水。只因边吐水边打嗝唾，滚气而来的水，从龙喉汨汨而出，装满脚桶，溢出脚桶，流遍山顶，弥漫天空，化成大雨，倾盆而下，害人仙人无处避

雨，大骂特骂。龙王被骂醒，赶忙跑踏八卦，张开大伞，为众仙遮雨。现在的八卦亭——也叫雨伞亭，就是当时众仙避雨的地方。

过了很久，郑成义部队驻扎日光岩山寨时，一斗雨天，仙脚桶里的水就满一地。任士兵们泼用，要多少就有多少。不仅如此，当年还没有盖起八卦亭的那弹丸之地，也还可以避雨。因为上空似乎还留下海龙王撑的天伞。

又过了很久，天伞合了，龙喉封了，只有仙脚桶还留着。不过，又多出了一个八卦亭，又多出了一些仙脚印，在仙脚桶的附近，可以依稀看到。



美丽的榕树姑娘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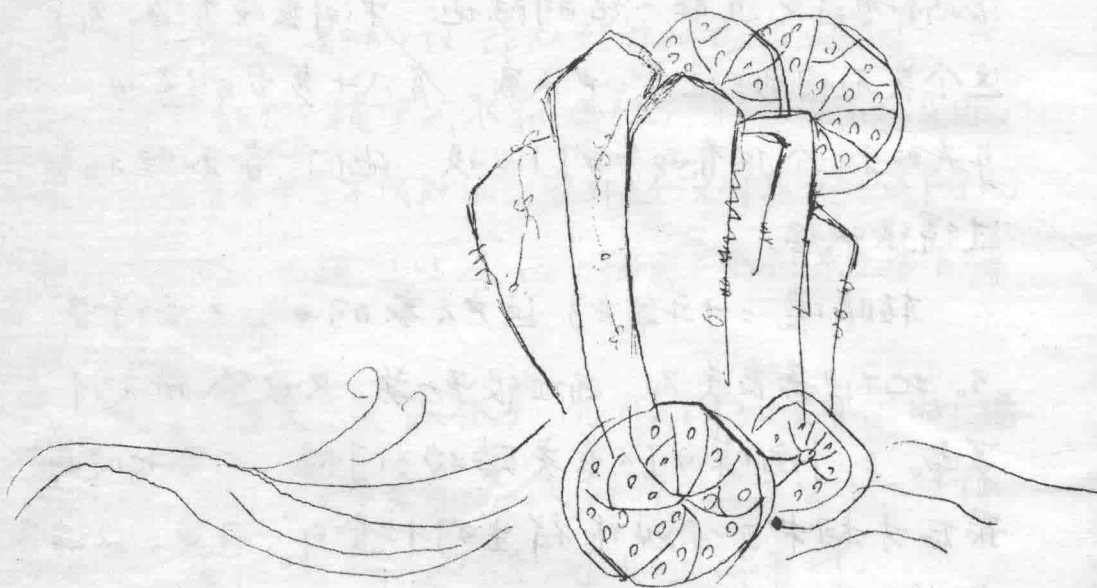
雁塔小学 卢晔 10岁

美丽的鼓浪屿，原名沙洲。传说很久很久以前，鼓浪屿和厦门是连在一起的陆地，中间并没有海。那时候，这个美丽的岛上住着一户人家。有八十多岁的老母，一对中年夫妇和一个仅有两岁的小女孩。他们一家和睦相处，日子过得很快活。

转眼间，二十年过去了。这户人家的女儿已长得楚楚动人了。她不但善良美丽，而且很勤劳。父母给她起个名字叫罗希。上门说媒的人差矣踏破了门槛，无奈她父母不同意。最后才相中了一个叫作祥生的壮青年。可是，这件事被升旗上修炼了千年的蛇魔知道了，它决定在罗希的婚礼上枪她。

日子过得真快，罗希姑娘结婚的日子到了。蛇魔摇身一变变成了一个石生，将祥生骗到了厦门，把他变成了一颗大树，又回来逼婚。可是勇敢的罗希姑娘宁死不屈，她痛哭了一场后，当即撞墙自尽。在她死的地方，也长了一颗大榕树。那个蛇魔气坏了，将厦门与鼓浪屿分开，中间隔了一汪洋大海。它也精疲力尽了，沉到了海底。从此，厦门和鼓浪屿分开了，中间也有了海。那个罗希姑娘变的

那棵樹（也就是龍溪碼頭的那棵大榕樹，
眼緊盯着廈門，與祥生隔海相望。



旗尾山与

英雄山的来历

在鼓浪屿西南面，有一座山峰，它矗立在“土块牌”海岸边，在嵩屿岛对面，它没有什么奇特，海拔也只有六十三·五公尺。但却巍峨壮观，说起这座山峰，还有一来历。这座山峰原名“旗尾山”。三百多年前，民族英雄郑成功为了驱逐侵略者，收复台湾，曾在日光岩水操台操练水师，因为海面宽阔，需用战旗作为标志指挥，这座山峰刚好与日光岩遥台相对，而且依傍海岸，毗连“美华”沙滩，故郑成功也曾将战旗插在山峰上，远台望去，好似旗头插在日光岩，旗尾在这座山峰上，后人才称这座山叫旗尾山。解放前，“旗尾山”荒芜人烟，杂草丛生，但盘踞在鼓浪屿国民党残敌，看中“旗尾山”山势险要，便在上建立两座坚固的碉堡，妄图凭借“天险”苟延残喘。

那么，为什么解放后“旗尾山”改名为“英雄山”呢？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五日晚，解放厦门市的战斗打响，3万南下大军已兵临海岛，郑卡任国民党残敌从厦门港方向溃逃，决定先解放鼓浪屿，我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（英雄的济南二团）奉命从海沧出发，在团长王兴方

副团长田军时率领下，分乘几十条（廿五条）大小木船，浩浩荡荡地向鼓浪屿进军，歼灭盘踞在鼓浪屿的国民党残敌。这时，几十条（廿五条）大小木船象离弦的箭，疾速地射向鼓浪屿，敌人凭借着有利地势负隅顽抗。顿时，密集的炮火从“旗尾山”方向射向王团长率领的先头部队（二团一梯队），但我解放军先头部队（二团一梯队）战士英勇无畏，冒着敌人的炮火和茫茫的夜海，乘风破浪驶向“旗尾山”麓。然而，正在紧要关头，一颗罪恶的子弹打中了王兴才团长的腹部。王团长身负重伤，但是，他不动声色，仍然一面捂住伤口，一面指挥战斗。后来，由于身体剧烈地活动，伤口流血过多，王团长当场壮烈地牺牲。王团长牺牲后，副团长田军同志继续指挥部队登陆，很快鼓浪屿被我军解放了。经过一场紧张的战斗，敌人被我军歼灭了1400多个，其余狼狈逃窜。当时，解放鼓浪屿，这座美丽的“海上花园”也洒下了不少烈士的鲜血。鼓浪屿人民永远怀念为解放鼓浪屿而光荣牺牲的先烈们。他们根据烈士生前的要求，把王兴才团长，张钦兰副参谋长及其它烈士们的遗体安葬在“旗尾山”上，安葬在鼓浪屿的土地上，“旗尾山”也因此改为“英雄山”。

蔡田